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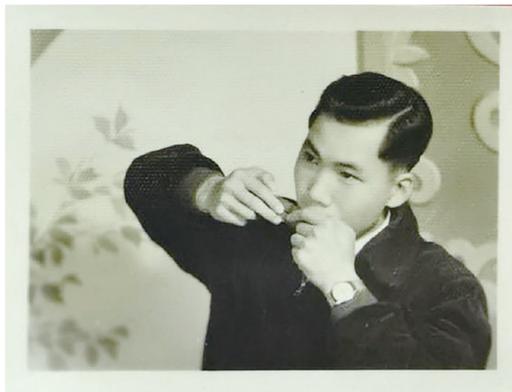


本版栏目投稿邮箱:  
zrzbsg@163.com

老照片

## 手表 任时间飞逝

欧阳光宇



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者父亲戴着手表吹口琴的文娱时刻。

旧事

## 厂舞厅的流金岁月

肖斌

工会主席换届了,新的主席余友金,决心发挥工会作用,丰富干部职工文化生活。余主席上任后,厂工会除传统的年度职工篮球联赛外,还开辟了新的工会活动,最重磅的,应该是厂舞厅终于搞起来了。

那时候每个厂都搞舞会,舞会是在舞厅举办,没有舞厅的舞会,是临时性的,临时搞临时搭场子,搞就搞了,不搞就不搞,有了舞厅那就不同了,意味着舞会固定了。我们厂有了舞厅,舞会每周办两次,星期二、星期五,不收钱。

一般厂里的舞会都是放录音带,我们不是,我们有个专门的乐队,要怎么说那是重磅呢?

乐队的领头人是工会干事李明君,他负责打鼓。此外有电子琴、吉他,我是乐队的主持人兼歌手。

乐队选人是从干部职工中选,歌手有男有女,男歌手有我一个。厂里的子弟李勇是我朋友,唱歌唱得好,但他是待业人员,不能进乐队。我跟哥哥和余主席都说过,希望把李勇拉进来做歌手。多个人,主持歌曲的选择多一些。比如机加车间的女歌手陈秀,第一首我安排她唱《逝去的诺言》做慢四,后面我唱快歌《失恋》,再后面接另外一位女歌手的慢三。歌手就我们仨,第四首又要我来了。

一个晚上的舞会要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放几曲迪斯科,唱歌时间主持人至少需要20首歌,最好再多备几首。三人平均的话,每人要唱七首,只有我一个男歌手,不能三人平均,我得唱十首左右,实在太多了。

李勇终于得到余主席的同意进了乐队,但余主席有言在先,我们乐队的人每晚晚上给三元辛苦费,李勇不是厂里的职工,他不能拿这个钱。即便没有钱,李勇也高兴地进来了。

每次周二周五,厂里的面貌变了。吃完晚饭,女同事穿上漂亮衣服打扮好,呼朋唤友,从住的地方到舞厅集中。除散步外,电炉厂分三个家属区,东村、西村和后山,舞厅在我住的东村。以前是下了班后去后山和西村的路上就没什么人,现在变得路上人山人海。来跳舞和散舞后都这样,厂里热闹了。

李明君打鼓最潇洒,气氛对头上了,他气势如虹手舞足蹈,四肢不停歇,一鼓一鼓,像一发炮弹冲进舞池。李勇唱歌声情并茂,皱着眉、咬着牙,十九岁的他好像爱情的苦都已经尝过,为伊消得人憔悴。陈秀多次惋惜,她更愿意坐在电子琴后面去弹琴,而不是站在前面唱歌。余主席为了吸引更多人,在工会办了个乐器学习班,李明君负责,可是陈秀没学会。她尤其叮嘱我,不要把她排在第一个唱,也不要再唱《逝去的诺言》。可我没法听她的,陈秀只好一边恨恨地瞪我,一边深情款款:“此刻共对亦无言,流露我心中凄怨。看着你,我愁怀满腹,泪水有如洒在面前。”

台下是逆时针旋转的跳舞的干部职工,也有厂子附近爱热闹的村民,个个收拾整齐,舞姿翩跹。尤其是女同事的裙子,平时没有机会穿,天天穿工作服,跳舞时裙角飞扬,好像一池荷叶。舞池基本上是满的,除乐队地盘外,另外三面靠墙各有一排长椅,椅子上也坐着人。第一个音符未出来之前,全是嘈杂的人声,特别是位置处于厂里两头的西村和后山的人,平常他们难得一见,舞会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见面场所,还没跳,聊聊天就已经开心了。

今天要唱的曲谱,我已经全部给了乐手,乐手面前的架子上摆着一摞纸,都是手抄加复印的简谱。乐手们接通乐器电源调音,李明君问我第一首歌是什么?我望几次进门处了,陈秀还没看到人影,我只好告诉哥哥,先来《舞女泪》吧。《舞女泪》本来哥哥反对,意义不好,厂舞厅可没有舞女。但这首歌太适合舞厅跳舞,节奏感强,旋律好,歌词也受大家喜欢。对在车间辛苦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又有做不完的事情的工人们来说,这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 地名记忆

镜花溪上石板滩

溪流在岩谷当中奔腾跳跃,呼号成一条狂啸的“白龙”,喜不自禁地将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那条奔腾咆哮的“白龙”。

从溪岸爬上游道,小邱正坐在游道的石板上等着我。我一屁股往游道的石板上坐下去,喘着粗气,突然干呕起来,两眼发黑,脑壳里面嗡地一响,手脚发麻,整个人仿佛要飞腾起来。“糟糕,不好了。”我内心一惊,强迫自己稳住,用力闭了闭眼睛,等回过神了,便伸手叫小邱把矿泉水递过来,半个身子倚靠着小邱的肩膀,拧开水瓶盖子,喝了一口,再闭上眼睛缓过一口气,才算没有倒下去。休息了一阵,我感觉恢复了体力和精力,便和小邱一道继续往田心里前进。田心里是桃源洞风景区深处的一个自然村落,只有五户人家,处在镜花溪和东坑溪交汇处的东面山坡上,距离桃源洞的楠木坝有整整十里路程,隶属大院农场的东坑组,却不归属桃源洞村。

桃源洞村不大,只有竹头下(桃源洞)、茶园坳、牛角垄、新屋等四个村民小组,而且大多居民都是醴陵官庄水库的移民。焦石那个山谷里曾经有居民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焦石还办过红军医院,但在井冈山失守后被“屠村”了,后来便没有人再住这里。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曾建过焦石林场,现在也只剩下房屋和大门。牛角垄是红军的被服厂和游击队的驻地,因此也遭到过破坏,七八户居民却生生不息,一直繁衍到了今天。现在,牛角垄的居民借势发展,家家户户都开辟了“农家乐”,一到夏天,前来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

桃源洞的旅游资源除了山水森林负氧离子和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红色文化之外,还有“古老仙”。“古老仙”既是一座海拔1362米的山峰,又是一座仙观,山顶上的悬崖峭壁之下,古人建有供奉“古、李、陈、徐”四位“仙家”的“仙宇”。传说在清朝的嘉庆年间,有自称是姓古、李、徐、陈的四位先生曾到桃源洞村,他们看见村中一小儿久病不愈,便送来一粒药丸,让孩子父亲碾碎后给孩子服用了。两天后,孩子痊愈如初。不久后,村里野猪成灾,四个人又出现了,夜半时分与野猪群激战,杀死一大堆野猪,保得一村安宁。村里有人在夜间做梦,梦见四位先生在村南山崖下休息。醒来后,便邀约村里的汉子们到村南山崖去寻找他们致谢,结果真的在后山山崖中找到四尊酷似那四位先生的菩萨神像。于是,村民们便集资为四位神仙建庙宇,供奉香火祭祀,求福、求禄、求安康。

如今镜花溪已经修筑了游道环线,走到石板滩可以跨过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从对岸的游道返回情侣湖。去东坑瀑布也可以乘车到大院,再到田心里,然后再步行五六里游道顺利到达观瀑台。焦石、牛角垄也都可以开车进去。桃源洞村和牛角垄的民俗则成为附近居民暑期避暑养生的好去处。

镜花溪峡谷

## 风景如画

# 桃源洞

阿岑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炎陵县政府主要领导到桃源洞勘察风景点,准备规划开发桃源洞的山水旅游资源,把桃源洞风景区打造成株洲市最佳旅游度假风景区。当时,我正在县政府办公室做文秘,便跟着他们一起跋山涉水,去探访每一个风景点。我们几乎走遍了桃源洞的山山水水,最高处爬到了横泥山的高山草甸,最难处爬到了东坑瀑布跟前,最深处走到了焦石里面的江西坳,最远处走到了牛角垄与江西遂川交界的山峰顶端,这样,对于桃源洞,我算是有了一些了解。

客家人从福建、广东、江西等地迁居到炎陵的崇山峻岭当中居住,习惯把比较大的山谷叫“洞”(有时也写“峒”),也就是把山谷当成山洞一样来居住。因为那道山谷里野樱花漫山遍野,一到春天满目都是姹紫嫣红。那道山谷里有一条桃花溪,发源于山谷深处的牛角垄和焦石。焦石是山谷深处的一座山峰,海拔1414米,与和江西交界的界山黄茅岭(海拔1610.3米)相连,山间的溪流便是桃花溪的源头之一;而牛角垄的高处是七姑仙(海拔1412米)和一大片的原始森林,七姑仙的东面山坡便是江西省的荆竹山。从七姑仙西面山间蜿蜒流淌的溪水,经过牛角垄,在竹头下和茶园坳之间的峡谷里会合,便是喧腾的桃花溪了,桃源洞村就坐落在在这条溪流的两岸山坡上。桃源洞的名字就这样因为大山谷是桃花溪的发源地而出来了。

桃花溪流出村子,在峡谷间飞落48米的悬崖绝壁,形成“珠帘瀑布”之后,在楠木坝下游的甲水与镜花溪会合,就叫做“万阳河”。镜花溪往南,顺着山谷一直进去,经过黑龙潭、石板滩、白龙潭、天河,到达田心里,又分岔孟华溪,分别进入东坑和西坑,再到大院,万阳河的源头就找到了。这一大片的原始森林地带,就被圈定为“桃源洞自然保护区”“桃源洞国家森林公园”。由于经常有人把“桃源洞风景名胜”误看成“桃花源风景名胜”,于是县领导将其改名为“神农谷风景名胜”,这样既好记忆,又与常德武陵源的“桃花源”区别开来。

2017年夏天,也是为了编写那本《带你游炎陵》的旅游书,为了采集彩页的照片,我曾经独自一人背着照相机,闯进了桃源洞风景区的镜花溪。那天,幸好桃源洞管理局安排了一个小伙子小邱陪同我走进山谷,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会有什么遭遇。过了石板滩,到达藏药洞,洞口在溪谷对岸的崖壁之下。我跳下去,穿过一丛灌木,一脚踩到一片青苔,滑了一跤,一个趔趄扑向溪岸的一个大岩石,手里端着的照相机眼看就要撞在岩石上了,我急忙一歪手臂,将照相机护近胸口,身体便侧撞在岩石上。手肘出血了,疼痛难耐,但是我顾不得这么多,看见照相机在胸前安然无恙,便顺手抹了一把手肘上的血迹,在岩石的石凹处寻着积水洗了洗手上的血迹,继续寻找最佳角度去拍摄溪岸对岸的“藏药洞”。转身看见溪谷上游的

## 第二次退休

孙道荣

子回到家,谁管?再说了,孩子就粘你和奶奶,你们走了,孩子答应吗?”儿子这话软硬兼施,孙子也抱着爷爷的胳膊,嗲声嗲气地说:“我就要爷爷,我就要奶奶。”老张的心一下子就软了,腿也迈不动了。得,不看几面看孙面,孙子既然这么亲自己,那就再发挥余热吧。

每天一早,老张骑着电瓶车送孙子去幼儿园,下午三点,再准时去幼儿园接孙子,风雨无阻。接送孩子的,多是老张这样年纪的人,老张心里也平衡了,虽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在接送孩子这本经上,都是一样的。老张看着别的老汉牵着自家孙子小手的样子,就像看到了自己。

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老张自己也六十出头了。老张已经没有了再出去找活做的念头,而且奇怪得很,也就几年功夫,身体就大不如从前了,弯腰吃力了,爬楼没劲了,坐着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打起了盹。老张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老了。老张觉得,该享享清福了。孙子开学前夕,老张再次向儿子提出,打算和老伴一起回自己家。

儿子一听就炸了:“我现在是单位的骨干,正是事业上升期,哪里有时间照顾孩子啊?再说了,孩子现在大了,学校离家又不远,可以自己上学放学,不用你接送的。你们平时就帮我们做做饭,孩子放学回来了,监督他做做作业就行了。你回去也是闲着,就再帮我们吧!”儿子说得挺在理,老伴也在一旁帮腔:“是啊,一家人在一起多好。老头子,你就知足吧。”无奈,老张只好答应。

六年,飞一样过去了。孙子上初中了,住校。开学前一天,儿子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儿子对孙子说:“感谢爷爷奶奶这么多年,给我们全家人的照顾。现在你也读初中了,我和你妈妈的工作、事业也很稳定,爷爷奶奶的年纪也大了,该让老人享几年清福啦……”

老张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从企业退休时,领导对自己说的话。老张又退休了。老张想,这一次,自己是真的退了,真的可以好好地歇歇息,颐养天年了。老张和老伴,搬回了自己的老屋。侍弄花草,还养了一条小狗,偶尔还会和几个老伙计相约去乡下钓鱼。老张觉得,这才是退休后该有的生活嘛。周末,老张本来是约好了几个老同事,去郊区的农庄钓鱼喝茶的,儿子忽然打来电话,说他和儿媳要去外地参加一个活动,让他和老伴过去给孙子做饭,儿子还特别强调,“孩子现在的学习压力很大,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放下电话,老张愣了半天。他忽然意识到,有一种身份,是永远也不可能彻底退休的。

小小说

老张退休了。这是老张第二次退休。老张第一次退休是十多年前,那一年,老张五十五岁,从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一家企业光荣退休。退休后的老张,自觉还正当盛年,而且还有一门水电工的手艺,便想再找一家单位继续上班,既不会闲得慌,又能多赚点钱贴补家用。想法挺好,不过,还没等老张落实好新单位,就不得不以新身份火线上岗——他升级了,做了爷爷。

做了爷爷的老张,与老伴一起住进了儿子家。产假结束之后,儿子和儿媳就都上班了,老伴专职照顾孙子,他呢,负责买菜、烧饭,顺带搞搞卫生。孙子会说话了,会喊的第一个字竟然是模模糊糊的“爷爷”,可把老张给乐坏了。所有的辛苦,所有的累,所有的抱怨,瞬间烟消云散。

老张和老伴合计,等孙子上幼儿园了,他俩就可以回到自己的老窝,开始过清静的生活。那时候,老张还不到六十岁,还可以出去找点活做做,挣点外快,也好从这摆脱围裙的生活。

时间过得挺快,一眨眼,孙子四岁了。老张与儿子商量,孩子也大了,他们老两口也该撤了。儿子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那怎么行?离家最近的幼儿园也得两三公里,谁接?谁送?孩